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第八回 燕子磯玉貌惹奇殃 寶帶橋金蘭逢故友

卻說那郭京要收尹文和做徒弟，同到王宣慰府中。你道那尹文和是誰？原來就是樂和，改姓不改名。他聞姐夫孫立開了登州，曉得要連累到他身上。況且妻子久亡，身無牽絆，早已見機逃出在外。並不知在登雲山聚義、杜興寄信刺配等許多事。出了東京，思量到哪裡安身？他是個精細的人，若至登州尋訪姐夫，恐怕打在局中，在路展轉尋思，想到王都尉府中有個一般的陪堂，姓柳，是江南建康人，與他相好，半年前回到家鄉，因此特來相訪。誰知建康地面廣闊，那姓柳的又不是赫赫有名之人。平時忽略，不曾問得他居住在城在鄉，海闊天遠，哪裡去尋？悶悶回來，見郭京要他同到王宣慰府中，他暗想道：「我有事在身的人，小可去處，不便安身。他哪裡深堂內院，改了姓，還容易隱藏。」又想想：「那郭京脅肩諂笑，是個小人。王宣慰又是個奸黨，不可露出圭角。權宜暫住，再尋退步。」正是「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」。遂應答道：「既蒙青盼，萬分之美。只恐樛櫟下材，不堪教訓，若得拜門下，一發榮施了。」郭京大喜，遂喚汪五狗將尹相公行囊一並同排軍挑進，自同樂和進府。見宣慰，郭京道：「此是敝門人尹文和，相從貧道多年。性地聰明，諸般技藝都曉，待引他晉謁。」樂和拜罷，王宣慰留住後園，供給極其豐厚。郭京閒常弄些小法術撮科打諢。樂和是做過陪堂的，不消說識竅知機，又且清曲弦管，色色過人。王宣慰滿心歡喜，一刻也少不得兩人。就是汪五狗也享快樂，日逐跟隨使喚。樂和無事不出府門，謙和謹慎，合衙大小無不歡喜他。郭京未免預些外事，納賄招權。有話即長，無事則短。不覺臘盡春回。清明時節，王宣慰要去燕子磯遊玩踏青，擺列侍衙，挈榼提壺，同郭京、樂和乘著金鞍駿馬，出了觀音門，就到磯邊。那燕子磯是建康第一名勝之所。三春時候，柳明花放，士女喧闐，笙歌鼎沸。遠遠望去，宛然如一隻燕子撲在江面。遊人不絕，題詠極多。但見：

山勢玲瓏，石上都裝螺子黛。苔痕鮮媚，路旁盡貼翠花細。下瞰萬里長江，遠縈若帶。上倚千尋高嶂，近列如屏。遠遠見龍城鳳闕，茫茫吐海市蜃樓。香車寶馬，往來士女賽神仙。酒肆茶坊，羅列珍饈誇富貴。

那王宣慰看之不足，選一片綠茵平坡之土，高張錦幄，鋪設繡榻，與郭京、樂和席地而坐。有許多王孫貴客，閨閣嬌娥，各取勝處，遊玩的遊玩，飲酒的飲酒，任情取樂。王宣慰喚侍從擺列山珍海錯，玉碗金杯，開懷暢飲。郭京說些風情趣話，樂和取過玉簫，吹得悠悠揚揚，移商刻羽，又清謳一曲，真是游魚出聽，飛鳥迴翔。王宣慰大加稱賞。

飲到半酣，郭京探起頭來，指與王宣慰道：「神的下降了！」王宣慰、樂和定睛看時，只見兩個佳人，前邊一個十五六歲郎君引路，後邊侍女跟隨，冉冉而來。但覺得：

舉止端莊，性情閒雅。略過三旬年紀，未退嬌紅；輕描兩道春山，猶存淺綠。衣裳縞素，暗送一種真香，非蘭非麝；插戴天然，點綴幾般異寶，不玉不金。豐肌弱骨，合德新沐蘭膏；低笑淺顰，西子乍酣春酒。珊珊瘦影，尾定被髮郎君；裊裊腰肢，斜倚垂髫侍女。玉琢粉妝，衛玠被人看殺；冰心蕙質，奉倩到處皆香。西母降凡攜玉女，湘妃倚竹侍金童。

那王宣慰少年好色，欣羨不已。郭京更垂涎那披髮郎君，喚汪五狗：「去訪問是誰家女子，便來回話。」樂和正色止住道：「看他端莊貞靜，大家舉止，不可造次，恐失觀瞻。」王宣慰倒也罷，郭京哪裡丟得開，被樂和阻了興，好生不樂。酒也不吃，只做起身開步，窺了一回。那兩位佳人卻好轉來下船，又飽看得滿意。認得這船家長在府中裝載的，暗記在心。回來重複坐下，與王宣慰猜枚賽色，吃得爛醉。王宣慰見天色將晚，喚侍從收拾樽疊回府。

那郭京在馬上東倒西歪，一到後園便睡。五更醒來，尋思道：「可耐這尹文和，好意帶進府中，反阻我的興！慢慢在宣慰面前說他事端，逐了他去。」又尋思道：「那兩個婦人不消說是天仙，這披髮郎君一發可愛。怎地弄得到手，平生願足！」摹擬了一會，天曉起來。叫汪五狗悄悄的吩咐他，去尋昨日那船家，討個實信即來回話。不多時，汪五狗回來，說道：「問那船家，他說姓花，也是官宦人家。住在雨花台，是水西門僱的船，不知他詳細。」郭京聽了，用過早飯，瞞了尹文和，喚汪五狗跟隨，竟到雨花台自去訪問。

出了聚寶門，過了朱雀橋，一路山明水秀。不上二三里，遠遠見昨日那披髮郎君，穿著緊身繡襖，拿張彈弓，隨個小廝，從桃花林中走出。郭京想道：「這是天緣湊巧了！」迎上前道：「花小舍人，昨日在燕子磯遊玩，怎麼就下了船。」郎君道：「不是遊玩，是回家母、家姑在先父隴上掃墓回來。磯邊經過，偶然上岸。」郭京道：「高居何處？正要奉拜。」郎君道：「不上一里之遙。素不相識，不敢有勞。」郭京正要涎著臉胡纏，見個人牽匹馬來說道：「奶奶請舍人回去。」郎君即便上馬揚鞭而去。郭京見他上馬便捷，解數風流，一發可愛。心下想道：「他說掃先父的墓，那半老佳人是他母親了，那一個是他姑娘，不知有丈夫沒有？」不曾問得詳明，心中鬱鬱。

望見竹林中有個庵院，且去討杯茶吃，解些煩渴。步到門前，見寫著「慧業庵」，裡面佛堂供著白衣大士，好不清淨莊嚴。只見角門裡走個老尼出來，打個問訊說：「請坐，待茶。」郭京走進坐下，女童捧出一杯雀舌新茶。郭京一口吸乾，問道：「老師甚法號？此間有個花家可曉得麼？」老尼道：「賤號素心。這裡花家，原是鄉紳，已經亡過。那花奶奶是本庵檀越，長來燒香的。」郭京道：「是甚麼官宦？」老尼低低說道：「是梁山泊招安的，單生一個公子，今年十六歲了，極是聰明。又有個姑娘，他丈夫姓秦，也是寡居。相公問他怎的？」郭京道：「偶然問問。」又坐一會，謝茶出庵。心下已明白是花榮的妻小，就有算計了。

回到府中，笑嘻嘻對王宣慰道：「昨日燕子磯兩個佳人，要收他甚是容易。已訪知備細了。」王宣慰道：「端的是甚麼人家？不知我一見就放他不下。在東京貌美的婦人也見得多，總沒有那一種天然之態，令人想了再丟不開。」郭京道：「那中年的花榮妻子，那少年的花榮的妹子，配與秦明，都亡過了，守寡在家。目今梁山泊餘黨重複聚，朝廷行文各州縣嚴加拘管，只消差一隊官兵，說是奉旨拿解到京，誰敢阻當。一到府中，夫人水性楊花，見宣慰這般富貴，用些甜言自然順從。就是有人知道，現任大官府用個盜婦也無大事。況少宰老爺這等威權，怕他則甚？」王宣慰滿心歡喜道：「莫說年少的是天姿國色，就是那中年的，更覺風騷。」郭京道：「做事要放辣手。當初高衙內愛那林沖妻，染起相思病。若依我算計，騙他到白虎節堂登時按了軍法，那婦人怕他飛上天去？何須刺配拖延，竟成畫餅！事不宜遲，明日就行。若取得來，我出家人，不敢妄想，這小官人賞我做徒弟罷。只是那尹文和古撒得可厭，必須先遣開，方好做事。若在眼前，必然決撒。」王宣慰笑道：「尹文和幾年前必然標緻，如今色衰愛弛，你就厭他了。」郭京道：「他原不是我徒弟，客店裡偶然會著的。見他伶俐，收在門下，他若知道聲張起來，裡面奶奶知道，這還了得？」王宣慰道：「我有道理。要差人到東京。寄封家信，莫若就遣他去。」郭京道：「這個極妙！」

王宣慰進去修書，郭京見了樂和，說道：「王宣慰要差你到東京送家信，你可收拾行李。」樂和想道：「東京我是去不得的，這裡原非久留之地，昨日倒見府中人說，聞得柳陪堂住在雨花台，我自別過去尋他罷。」答道：「在下蒙師長挈帶，在此半年有餘，正要別了往江北去。東京是不去的。」郭京道：「宣慰這般看待，差遣一差遣就不肯！也罷，隨你。」正說間王宣慰拿出書信來，郭京道：「文和自有正務到江北，東京寄書另差人罷。」王宣慰倒過意不去，叫取十兩書儀相送。樂和拜別，竟出府門，不在話下。郭京道：「不過要他離眼前，他自要到江北，一發好。」

次早郭京叫汪五狗跟了，領一隊兵趕到雨花台，問著花家，蜂擁進去，把花恭人、秦恭人和花公子不由分說，一同拴住。郭京道：「是奉聖旨，著王宣慰勾攝梁山泊餘黨扭解東京，不許遲延！」花恭人極口分辨，哪裡聽他，扯著便走。鄰舍聞說奉聖旨，哪個敢惹事，養娘、家人四散躲避。郭京叫兵丁讓三匹馬與他母子三人騎了，到府中，鎖在東樓上。停了一會，郭京同王宣慰上樓來，與恭人、公子見禮畢，郭京道：「這位是王宣慰大人，因奉聖旨勾拿梁山泊黨人解上東京，家屬俱入官為奴，故此搪突，非干王宣慰之事。恭人若肯通融，倒有個極妙的方法。」恭人面容不整，滿面淚痕，說道：「先夫不幸，孤兒寡婦苦守在家。朝廷何故

又來追求？既奉聖旨，有何方法？」郭京道：「宣慰少年風流，為人寬厚，與恭人出一辨本，說花、秦二將軍早已身故，不會與阮小七、李應等往來，所有妻孥自應免議。況有少宰太老爺在朝，自然依擬。只是夫人新亡，沒有正室。恭人有了公子，堅心守志不消說了。那秦恭人，青春年少又無子息，豈可擔誤？不若小子為媒，與宣慰做了夫人，公子就在衙內讀書，應試求名，豈不兩便？」那秦恭人聽見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說道：「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雖是女流，頗知大義，海枯石爛，自守其志。豈肯做狗彘之行！奉旨入官，起解便了，何得妄生枝節？也沒有朝廷命婦可以強佔得的！甘心受死不受污，不必多言！」王宣慰雖然好色，還有良心，見說得決烈，不發一言，先下樓去了。郭京道：「良言不聽，後悔莫追！」也自下去，鎖閉樓門，不通出入。

花恭人道：「我兩人甘心守節，不料有此奇變，拼得自盡，莫被解去出乖露醜！」秦恭人道：「這賊子心腸在我身上。我若縊死，嫂嫂和姪兒自不妨得！」花公子道：「孩兒想來，說奉聖旨是假的，前日不該到燕子磯，想是王宣慰看見，起此邪心。我打彈回來，路上撞著那個人，只管盤問，我不睬他。方才說做媒，這是真話了。」正說著，見開了樓門，兩個養娘捧一盒子肴饌來，百般勸慰。三人因未早膳，只得吃些。花恭人問道：「你家夫人幾時死的？」養娘只是笑，不肯說。花恭人好言相問，方說道：「夫人現在，老爺叫瞞著。都是那姓郭的設的計策，喚我們伏侍。夜間就在伴宿，樓下有人看守。」花恭人道：「那姓郭的是甚麼人？」養娘道：「東京來的，是個道士。為人極刁鑽，老爺偏喜他，無不聽從。」花恭人道：「相煩引我見夫人，哭訴苦情，放得歸去，重重感謝。若是拘留在此，定尋死路！」養娘道：「老爺吩咐，若使夫人得知，立刻打死，這是不敢。或者在老爺面前，說恭人秉性堅貞，立志不從。倘得回心轉意也未可知，要甚麼飲食只管拿來，調養貴體為上。」下樓去了。花公子滿心焦躁，要出來到正經官府告理，樓下有人守住，重垣峻壁，無路可出。母子煩惱不題。

再說樂和出了府門，尋思道：「這郭京明知不是好人！良家婦女，訪問怎的？我是好男子，這狐群狗黨看不上眼，要差我上東京，且推托出來再處。」尋一所客店安寓，到雨花台去問柳陪堂，逢人訪問，卻訪不出。信步登雨花台，縱目一望，真是大觀。千岩萬壑，應接不暇。那大江中，煙帆飛鳥，往來不絕。望著鍾山，王氣鬱鬱蔥蔥，不覺胸次豁然。遊賞半日，取路要回。穿過竹林，見有慧庵庵，進去隨喜，甚是清幽。側邊軒子內，見個老漢，像是人家的蒼頭，對老尼哀求道：「我家奶奶和小舍人被王宣慰拿去，兩三日了，我去打探，候門如海，無路可入。你是出家人，假化齋糧，倘得信息，老大慈悲！」老尼道：「長蒙奶奶佈施，這是該去的。但怕三姑六婆，不容進府。」那老蒼頭回轉頭來，見有人，吃了一驚，都住了口。老尼便討茶待客，那老蒼頭只管看著樂和，又不敢問。樂和忍不住道：「老人家，敢是認得我麼？」老蒼頭道：「不知官人上姓？有些像與我老爺相識的。」樂和道：「你老爺誰？」老蒼頭道：「便是花知寨。我是花家三世老奴，叫做花信。不幸老爺棄世，奶奶同小舍人、秦家姑娘守制。誰想兩日前遭一場奇禍，被王宣慰說奉旨拿去。彼時小舍人不在家，回來沒處打探，故央老師父去討個實信。」樂和道：「你家奶奶可同小舍人在燕子磯遊玩不曾？」老蒼頭道：「正是。老爺葬在楚州南門外，清明掃墓回來，果到燕子磯就下船回家。」樂和道：「是了！必是那郭京詭計拿到府中。你休吃驚，我便是樂和，與你老爺相厚的，自有計策救出。」老蒼頭歡喜不盡。

只聽得佛堂裡有人叫道：「老師父有麼？」樂和一看，卻是汪五狗，說道：「你到此何干？」汪五狗見了樂和道：「尹相公說到江北去，怎麼還在這裡？」樂和道：「正要問你，那兩位奶奶和這個小舍人在府中你見麼？」汪五狗笑道：「不曉得！」樂和道：「王宣慰著人請我轉去商量這事，你怎麼不曉得？」汪五狗道：「尹相公知道的，何必再問。郭相公差我來請素心老師父到府中去勸化兩位奶奶。」樂和取出二三錢銀子來，叫老蒼頭置辦酒菜：「我們同吃了去。」老尼先擺出素點心茶果，少刻酒到，樂和勸汪五狗吃了幾杯，問道：「你隨郭相公幾年了？」汪五狗道：「混帳！也同相公一樣，路上遇著的。」樂和道：「有甚好處到你麼？」汪五狗道：「有甚好處！單只身上這領舊衣服。我也不願隨他，要自去尋生意做。尹相公你不知，他出身是一個花子，敲著魚鼓筒，沿門討飯。偶有趙御史到黃河驛，認得他，送他三十兩銀子，一副鋪陳，薦到王宣慰府中，僱我挑行李。路上又惹出事來，哄我跟隨到此。醉了便大呵小罵，受他凌辱。只為沒盤纏回去，權時忍耐。」樂和道：「如今這奶奶、舍人在哪裡？」汪五狗道：「在東樓上。晚間養娘伴宿，樓下就叫我看守。今日他同王宣慰到茅山頂上燒香，過三日才回來。教請老師父去勸化。若勸化不轉，要用強哩。」樂和又取出二兩銀子與汪五狗道：「一向勞你伏侍，這二兩銀子拿去買東西吃。我到府中，自看顧你。」汪五狗道：「若是尹相公這般好人，要小人水裡火裡去，火裡火裡去。其實不耐煩他的鳥氣，伏事相公是該的，怎好便受賞賜！」樂和道：「不當意思！」把銀子塞在他袖裡，丟個眼色與老蒼頭道：「五哥，你自斟一杯，我去登東便來。」老蒼頭跟到僻處，樂和說道：「王宣慰不在府中，極好用計。你去僱個船，把家裡細軟收拾，湊晚搖到秦淮河邊停泊，我同老師父進府，不可有誤。」老蒼頭喜諾先去了。

樂和進來，汪五狗道：「小人吃不得了！尹相公同老師父進去罷。」樂和進同老尼進府，府中的人見了樂和說道：「尹相公又來了？」樂和道：「我要到江北，老爺又邀我轉來。」汪五狗竟領到東樓下，樂和道：「我前日在燕子磯看得不仔細，同老師父去再賸賸兒。」汪五狗道：「尹相公，你前日古板，故要遣你到東京去。若這般識趣，就不瞞你了！」就開了樓門。樂和同老尼上樓，恭身施禮道：「嫂嫂不必憂心！今晚就好出去了。」花恭人卻不認得，不好回答。樂和向花公子說道：「我是山寨裡鐵叫子樂和。數年不見，這般長成了。」花公子道：「失瞻了！原來是樂叔叔。我母子受難，求叔叔救解。」樂和道：「已算計定了，晚上便見。」老尼道：「奶奶到這裡放心不下，老管家央我來探信，恐怕門上不放，卻好這位相公到來。原是老爺好友，要設法救出。恰值宣慰差人來喚我勸化奶奶，故得到此。」樂和道：「老師父不消說了，我們下去罷。」把一個紙包與花公子，附耳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花公子歡喜不盡。遂走下樓，汪五狗道：「老師你勸得轉麼？」老尼搖頭。又問道：「尹相公看得若何？」樂和笑道：「果然生得標緻！怪不得王宣慰。老師父，你要出城門，快些去罷。」老尼自去。

到晚上，裡面知道樂和轉來，送出晚膳。樂和吃罷，提一壺酒，到東樓下，汪五狗在哪裡打盹，搖醒道：「我獨自沒興，剩這壺酒，晚間冷落，你吃了罷。」汪五狗連忙接道：「又承相公厚情！」汪五狗原是酒鬼，到口便吃。樂和袖裡摸出幾個果子道：「一發與你過口！」汪五狗道：「多謝相公！」把這壺酒頃刻而盡，不多時口角流涎，昏迷不醒，倒在地上。樂和搜出鑰匙，開了樓門，叫道：「嫂嫂、舍人下去！」見兩個養娘也昏倒一邊。母子三人急忙下樓，恰好有朦朧微月，樂和引到後園門首，開了門走出。原來王宣慰正住在秦淮河桃葉渡邊，老蒼頭停船候候，一齊下船。花恭人見家中細軟並養娘、小廝俱在船內，感激樂和不盡。有詩為證：

銅雀春深鎖二喬，玉簫吹徹怨聲高。

虞侯意氣施奇策，護得青青舊柳條

花恭人道：「自從知寨亡過，我同姑娘矢志守節，不料遭逢奸計，監在東樓。那姓郭的百般說合，我二人誓死不從。虧得叔叔義重，救我母子，真是大恩難報！」樂和道：「我為姐夫孫立開了登州，暫躲在王宣慰府中，前日燕子磯，我若知是嫂嫂，那賊道也不敢弄這詭計了。天幸完名全節，脫了牢籠。只是如今到哪裡去好？北邊去不得，莫若杭州是個錦繡之邦，尋個所在權且安頓。公子這般長成，定是偉器，慢慢圖個出身。」花恭人道：「女流之輩，無甚見識，但憑叔叔主張。孩兒年幼，全仗教誨。」

說話之間早已雞鳴，城門開了。從龍江關取路到鎮江，進了關口，一路順風。過了姑蘇，到寶帶橋，天色已晚，催著船家趕到吳江停泊。一時狂風驟起，那太湖裡的水從橋裡衝出來，洶湧難行。只見有兩個船駕起雙櫓，飛也似搖來。船頭上立一條大漢，手執三股漁叉，一聲胡哨，先把船家擄下水去，兩個恭人慌做一團，樂和、花公子立得身起，那大漢早已跳過船，拔出腰刀要砍下去。把樂和一認，喝道：「那漢子！你是誰？」樂和也仔細一看，道：「你莫非出洞蛟童威麼？我是鐵叫子樂和！」那漢將刀入鞘，說道：「天昏月黑，險些害了哥哥！」樂和道：「童大哥，船內是花知寨嫂嫂和他兒子都在。」童威道：「這裡不是說話處，且到湖中去！」船家也爬起了，把船帶著，戧起兩道篷，竟到太湖中去了。正是：莫愁前路無知己，天下誰人不識君。畢竟後來如

何結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樂和若上登雲山，文情便逕直冷落。妙在途遇郭京、人王宣慰府中，因而救出花家母子，以致得逢李俊。樂和不登山而出海，使李俊早得樂和之助者，郭京之力也。一路層折生奇，真如武夷五曲以上，匪夷所思矣。樂和訪柳陪堂直到建康，作者遙為花逢春地耳。既已到雨花台，則柳生便不消尋著。如前傳魯達出家，需用戒刀度牒。張青店中，先有藥翻頭陀，知頭陀之不必真有，則知柳生不必相遇。文章有借路還家之法，此其一也。）